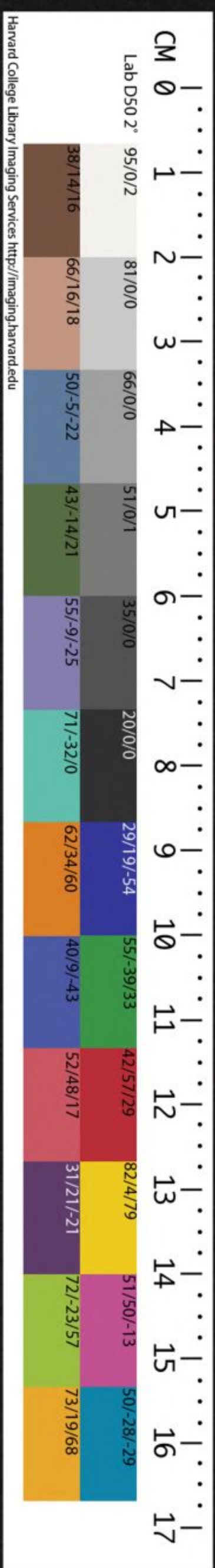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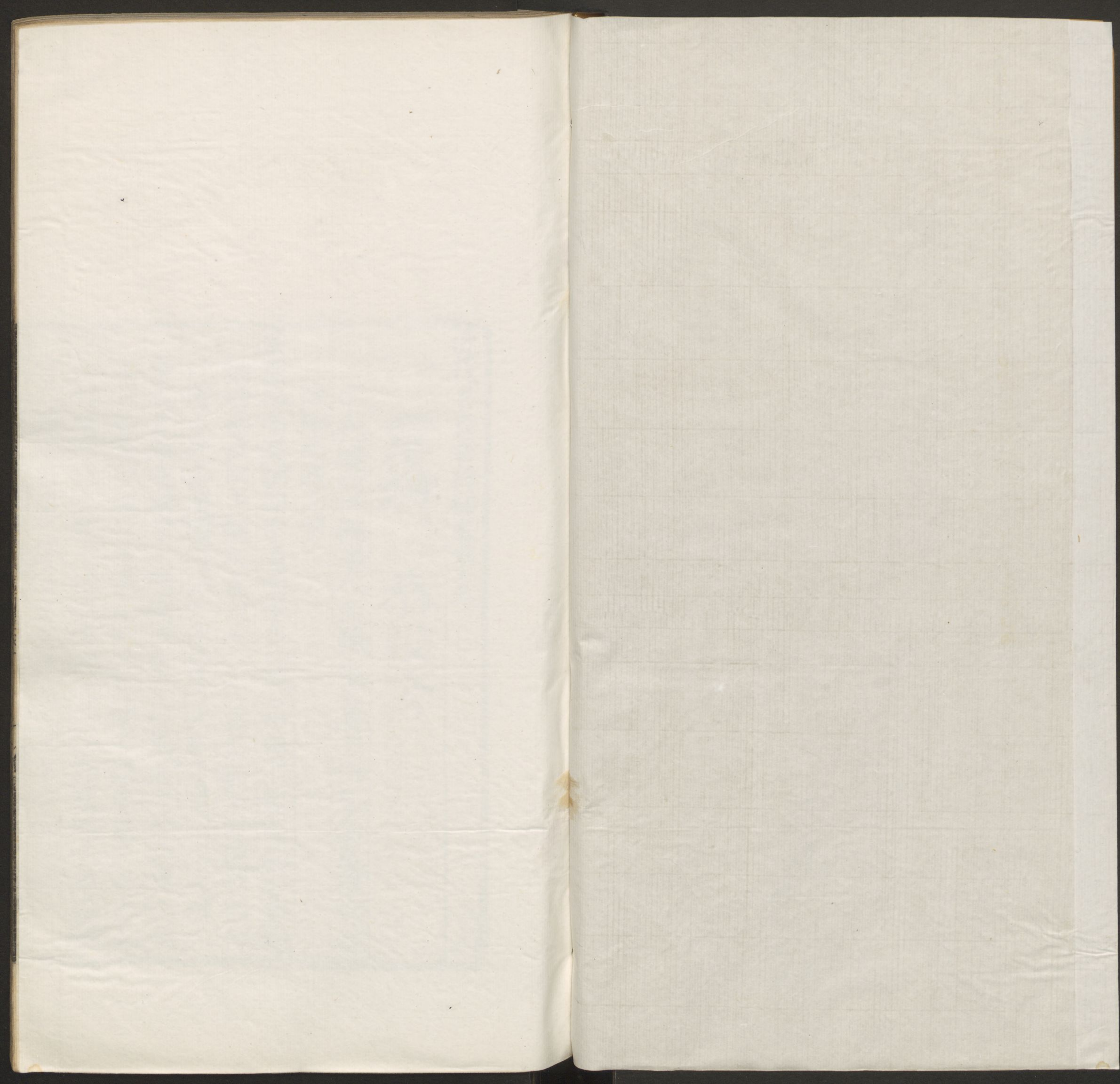
T2259.7/4223  
2950(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ES 9, 1946

皇明名臣言行錄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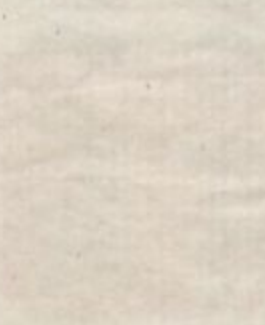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章綸

恭親王



章綸

恭毅公

學漢和  
珍藏印



字大經浙江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左  
侍郎卒贈尚書

景恭初為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  
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  
北虜也先索使通好公言宜暫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人  
事之至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  
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  
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民之仁節濫賜之費罷補  
官之俸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極剴切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憲皇已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踈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郎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元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脩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

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群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殞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闕庭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絕復甦禁錮愈嚴公了無懟悔意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憲皇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歎良深遂擢禮部右侍郎

初御史鍾同亦上言令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以復諸事  
諷禮部禮部老臣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公疏方具奮曰  
我復不言誰當言者遂言之至是并逮同天順初首詔釋  
公檢公疏無所得內臣有能舉以誦者上擊節嘆賞

謝鐸撰墓誌

天順八年 憲皇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公  
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在  
前代固有常制諒陰昏配於今日不忍隨宜乞特諭禮部  
來春舉行時雖迂公言識者韙之

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功卓矣所不  
韙者易儲一事耳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殉之則儲  
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僉諍必從乃已則儲必可復正月

十七之變亦何自而萌柰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  
意生全復躋顯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世忠義之報何  
如哉蓋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學問該洽遇事敢言然皆  
政教大體匪奸匪誣厥後景帝拒絕諛間全護兩宮其亦  
終有悟于公之言也 並碑

公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屬纊之夕有山頽石墜之異

李文正公年譜序

鐸成化初被旨入校 先皇帝實錄見公景泰中論復諸下  
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之載何以示天  
下後世亟持以告總裁官學士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  
凡留中者例不得書鐸曰天下事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  
書將奚書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公撫然曰業已成無益也

鐸至今未嘗不以爲恨 墓誌

景泰壬申 茂陵徙封沂王公時爲禮部郎中屢進言不恤  
至復儲事尤剴切當是時元臣故老猶多在列噤無一語  
獨公以死爭帝怒寘公獄濱死或者謂帝意他有所在故  
罪公特甚是蓋不然公所言觸他忌諱者多矣帝於此特  
遲留不即處分耳懷愍既薨帝繼未有嗣舍故太子不立  
而誰立乎此理勢之必然者異時 茂陵手詔復帝舊號  
辭旨溫厚且追究當時權臣不已帝之意至是益彰矣嗚  
呼公之言惜不盡用也使早用之兩宮旣懽群志翕定又  
豈有他日多故哉天下事安危倚伏蓋相因特無人先言  
之并聽之者爾幸一有言者而君子獨小人衆又罔以共  
厥功覽公之傳益壯其事而悲其意後世考公論列者尚

知所繫之大如此云 端侍即書公傳後

嘗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之大義章恭毅  
明國家之大紀于肅愍建社稷之大功皆所謂願爲執鞭  
而不可得者邵二泉文集

林聰 莊敏公

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刑  
部尚書卒贈少保

授刑科給事中即毅然以古直臣自矢曰所不盡心以報國  
者非夫也

車駕北狩内外多事公侃侃在職知無不言劾光祿卿奈亨  
大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官楊洪孫鏗不協

狀時皆躡之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內侍善增駙馬石璟  
景帝所親信者有罪皆劾之不避

廷議迎復 英宗之禮或謂虜人變詐不測遣一車二馬往  
迎足矣公曰 上皇北征爲宗社計也迎復禮宜從厚胡  
忠安公出一小紙袖中示公與葉文莊云此小人質朴之  
言大抵皆欲從厚者吾欲以此進如何王文端聞之曰此  
禮失而求之野然於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公舉手加  
額曰類有此幸毋違疑適王文至衆以質之王曰匿名文  
書類耳事幾寢公患之以聞迎復竟從厚並彭華撰墓誌  
景泰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衆持疑未敢發聰  
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奏牘事雖不能  
沮而人諒其忠未幾備設東官官屬聰爲右春坊司直郎

內閣大臣言聰不宜散置改補吏科都給事中聰居職久  
益謇謇以言自任思不負知獎吏部官選法未當或私行  
所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屬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  
者外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嫉御史劾聰甥爲教官因聰  
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論當死大臣當連名署  
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驚曰抵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  
移疾不出適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  
悸不安耳帝始知聰爲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遷國子學正

陸簡撰小傳

英宗復辟起公左僉都御史山東飢命公賑貸公詢拔能官  
散詣村落給食及醫藥全活數十萬還陞右副都御史江  
淮鹽徒橫行公往擒其渠魁梟數人餘脇從則用輕典盜



以寧息

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詔公撫之公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陞右都御史巡撫大同號令明肅勸懲有法八年以疾致政越二年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命兼提督操江又三載召為刑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少保其決獄不增脅善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覈躬自筆削屬官咸心服以為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多所剖決嘗借太監汪直往覈遼東失機事事皆得其宜以報汪奴視縉紳獨禮敬公公為人恂恂和氣滿容身若不勝衣未嘗有疾言遽色及遇事則正色謹言確然有不可拔者

並墓誌

先是為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

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縮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聰自抗易儲之議著直名海內士皆想望風采而郡縣聞公所至皆惶汗喪魄救過不暇一時大臣風裁屹屹足鎮浮薄而繫人望如公者益鮮其比至于再起則更為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雖疑其跡涉浮沉而卒亦無少貶云

並小傳

項忠

襄毅公

字蓋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正統十四年八月公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羈留虜中困  
公飼馬公仰天竊歎曰圖歸事本朝久之公挾二良馬而  
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間道攀岩涉澗凡七晝夜達  
宣府視其足陷疾熱刺者百數而公不知也始太常撰行  
公爲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謀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  
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  
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李文正公神道碑

天順三年公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以拯民爲已任不待  
奏報輒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聞繼母喪陝之軍民赴闕  
留者千人詔奪服還任明年以大理卿徵旣行陝人復詣  
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拜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  
軍民喜公乘爭焚香遠送歡聲如雷公之得民心也如此

行狀

公撫陝西時洮岷生熟番作亂公調兵撫捕之遂降其衆虜  
犯延綏公調兵禦之虜遁去關中水泉斤鹵宋有龍首渠  
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奏開一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  
亦久廢奏募工疏鑿灌田餘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  
之謝木齋撰墓誌

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構其醜類謀叛不三月間  
有衆二萬且據石城將舉大事遠近戒嚴守將寧遠伯王  
燾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等率官軍勦捕兩被殺  
傷都指揮費良死之事聞衆推公詔以公總督軍務同總  
兵官劉玉討之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一  
千戶以徇衆乃定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詢詢占者以木

在秦州不祥公曰賊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  
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惑守歲  
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至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  
其勢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公可否益兵公即上疏謂  
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公  
異已各扇浮言公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  
欲降者公乃以二卒自隨單騎抵寨曉以禍福於是賊中  
脅從之衆相率來降獨滿四與左右復來刦營前後大小  
三百餘戰皆卻之已而滿四乃夜使愛將楊虎狸者出營  
遠汲被擒公先揚言斬之虎狸乞命公乃諭以順逆許以  
不死解所束金鈎賜而遣之約爲內應以故滿四卒爲虎  
狸所賣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

事爲經父計上皆從之行狀

先是公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畧無懼色  
鈞陽馬公嘗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又無成功死所其  
心輿論偉之西征石城記

京圻大水勅公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公於發廩賑濟外  
更設法義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軍  
民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有餘行狀

荆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公復總督軍  
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遣  
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于  
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  
有星孛于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爲

國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 上溫詔慰公且召之還後  
荆襄三十餘年牙孽未作跡其摧創之力未必非撫綏之  
地也

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詞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  
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奮筆具疏草倡諸公鄉奏之  
瑛坐謫戍邊朝野稱快而其黨競仇公不置又有千戶吳  
綬先在軍中撓法爲公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構公欲寘之  
死公廷辨慷慨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公者次第  
皆敗 上洞察公枉復兵部尚書致仕並神道碑

公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論舊德宿望可當  
大任者蓋未嘗不在公弘治初吏部侍郎彭公巡視兩浙  
嘗薦公可用而公邁疾竟不果起墓誌

公在先朝功名滿世節氣動人當權璫赫烜時世勛大臣俛  
首屈膝莫敢吐氣而公視之如孺孺直言抗論按法行事  
畧不少顧及其接間抵隙植疵索瑕釀成排擯之計且欲  
陷之坑穽而公侃侃正色力折姦回而奪之氣竟亦不能  
甚公之禍無何直道自明而公之節義大伸于天下慶澤  
敷演于後昆顧非公有大功德于天下而皇天之默隲也  
耶戴經家乘序

## 程信 襄毅公

字彥實直隸河間衛籍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南  
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卒贈太子少保

正統己巳七月 英廟親征北虜公與廷臣上疏諫止不報

土木師潰九月 景皇即位公與言官上疏劾兵將扈從者失律敗事詔追罪首禍及其黨與命公籍錄中官王振家事竣公以國兵新敗之餘宜得人才爲用乃上疏薦除名大理卿薛瑄等數人皆下詔徵用之行狀

十月北虜犯京師中外戒嚴廷臣薦公及戶科給事王竑請軍事詔公分守西城竑分守北城公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詔所司即日議行時虜酋野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欲領餘衆入城監軍中官向義請納之公持不可曰朝廷掃國兵而授之鏜今小不利趣之使戰則鏜必效死納之則虜勢益張人心益危非計之得因入疏言之詔勿納鏜而虜勢漸逼

公自城上督諸軍爲援虜乃引去京師解嚴

英朝還自北狩居南宮朝廷闕朝謁之禮天象彗變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反覆數千言皆切當世務而敬天一事則請景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時公雅負公輔之望臺部闕負多進擬而廷議復以宣府遼東兩鎮邊餉爲重請增右叅政兩人督其事吏部尚書何文淵具公與兵科都給事中葉盛名上詔以公爲山東葉爲山西士論益不滿焉公至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已得請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公鈎考之公曰使彼真盜雖斗殺之不恤但今故爲此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取諸新斛立碎而火之

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朋言蝟興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  
聯疏入言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隸兵部從之  
公曰如此則爲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  
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  
不得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爲著令  
兵部懼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

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召至文華殿顧問良久道及邊事  
先是用曹石言罷天下巡撫官兵民皆不便 英廟乃命  
學士李賢尚書王翱舉堪任者得李秉白圭王宇及公一  
時號稱得人遼東守將海寧伯董興聯姻曹氏公一切裁  
之以正輿嚴憚之

己卯二月朝廷謀聞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公譏察之

公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  
山爲正憲大夫中樞院事制書還報公具以聞曰乘其未  
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英廟乃命一給事中往  
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  
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召爲刑部右侍郎取大明律條分目析爲律學指掌一編隨  
以自益

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  
甚猖獗邊報益急 上用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  
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分大  
軍爲三道自督之以入金鵝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  
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授以方略期四路俱會大壩

兵及李子闢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如雨諸軍以  
神銳勁弩却之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  
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  
右驚顧四散不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獲五千  
級生擒二千人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窳幽暗不  
可入公命諸軍以土石窒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臭聞  
十餘里公又陰察九姓土僚之附于賊者還師撲之不踰  
年都掌乘平公復請移瀘州衛于渡船舖以控諸蠻分裂  
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  
孰夷

辛卯春 上以雨澤不降令群臣條陳闕失公上言兵事可  
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大約謂當今在外惟延綏兩

廣無歲無虜劫之患四方流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而  
不求規畫之良以為經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  
所以居重馭輕四方有事恒病其不練而困于不足凡此  
皆宜更張之大者兵弊五事亦皆連類引喻詔下兵部一  
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于三方悉如公言

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會事覺有詔下公多請貫之者公執  
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正在於此遂盡發  
其貪剋諸事繼先坐免黨與皆譴戍嶺表軍府肅然

公為進士時嘗以事詣內閣楊文定公見而奇之與論鄉郡  
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也

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西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大  
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搜勦之公力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

興師十萬則魏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公曰此大舉亦繫國勢之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蓋關陝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衆服公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並行狀

公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與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體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之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聞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劉文和公撰墓誌

公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先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惡樂道之如已出有過面斥之不少恕而中則實與芥蒂亦無後言常慕宋張詠之爲人誦詠之言頌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爲直丈夫語行狀公在正統末捍虜都城景泰中督餉廣寧破松潘夷寇天順初巡撫遼東成化初督四川貴州軍務平山都掌叛夷而最後兼贊南京留務謀謨獻納宣威力平暴亂者實兼文武之功李文正公序

商輅

文毅公

字弘載浙江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及第仕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大傅



公游邑庠時學諭王端最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元宰相期之宣德乙卯發解浙江明年會試弗利乃入大學李忠文公時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試果復舉第一入爲翰林脩撰

己巳陞侍讀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時車駕北狩人心洶洶公力主群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聞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並楊子器撰傳

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猶欲窮治不已公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體有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衆皆無累王獻撰行狀

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

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者衆公爭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測公因召對力抹綸得免

尹直撰墓誌

景皇帝不豫而儲貳未定太監興安以言詘群臣公奮曰

宣宗章皇帝之子但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它非所當

立者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啓矣英廟復位即日以迎

立事置于少保等極刑召公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諭再

三計議改元年號草詔班赦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

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欵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遂

騰誣謗欲附致于少保刑案興安和解上愈怒興安曰

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

復爾耳上怒稍解乃坐削爲民公去後上每念商學

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可惜其去議者  
從旁排擠竟不復召傳

憲廟即位之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之次年春至京以野  
服見懇辭不允乃復舊任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  
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  
造士 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詔議葬禮公與彭文憲公力言祔葬祔廟所  
以體 先皇篤夫婦之懿昭 今上全母子之情斷不可  
有異議至率廷臣伏闕泣請 上為感動卒從之

並謝遷撰神道碑

辛卯冬慧出天田入太微垣公引咎自劾復條陳弭災事宜  
以聞一曰崇正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賢臣四曰慎賞罰

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言極懇切多見稱  
納

一日議及邸王監國公觀縷言有社稷功當復帝位號左右  
聞者皆泣下 上聞之亦下泣遂復景帝號並傳

丙申夏皇子薨 上方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

但懼已無敢語公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畧曰皇

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

踰已出內外稱贊貴妃之賢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

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

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

見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愜衆人之公論逾月東宮母紀

貴妃薨公舉中李宸妃故事殯斂悉如禮 並傳及疏稿

上達玉皇閣于宮北將有事焉公上疏言 皇上爲此無非  
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  
之于古未爲合禮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  
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  
侍奉祭服祭器樂舞之具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  
皆停止勿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上是  
其言即罷之行狀

黑普見公因條陳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曰  
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言自達曰分遣部  
使者憲囚以理究抑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  
緣邊關隘曰增置雲南巡撫 上皆嘉納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卽不帖席公疏十罪以

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 上志曰用一內臣焉得

繫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 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

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

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

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換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安聞之咋舌而

退即日撤去西廠

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某與公同處若干

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

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並傳

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

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絛青布負領自稱

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安帖 瑣綴錄  
馬少師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傳

近代名臣言行錄卷第二

王恕

端毅公

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卒贈太師

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  
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科不乏人天順間遷江西右布政  
使揚人立石頌德

撫治南陽諸府南陽豪爭礦殺人公獲其渠魁餘悉解散以  
內艱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搗其巢走之及劉千  
斤輩作亂公亦會王師平之大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  
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諭使復業民爲建生祠繪像

事之 並李東陽撰神道碑

雲南夷僚爲梗改公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鎮守內臣私  
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劾之其下郭英懼而自盡  
沒其寶石于官并械送其下數人于京師且勸 上不寶  
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有駕帖下即中鍾蕃  
所公言舊例駕帖下諸司司禮監印刑科號皇門諸司閑  
防今皆無之何以爲信設駕帖有賜死者其人將何如死  
之恐孤臣節不死恐違君命又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  
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在雲  
南九閱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

巡撫南直隸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  
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

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  
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  
珍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  
所至驚懼公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  
昔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太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  
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  
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 上乃詔戒敬  
之敬等俱收捕下獄同惡王臣斬于東市中外稱快謂公  
有回天之功 並王鏊撰墓誌

轉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  
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  
罪怨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肯爲朝廷言

者疏入俄有旨令致仕公怡然就道

孝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在內閣每有所軒輊公亦不屈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道多得貶黜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緊御史李興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辨之得減死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公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列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悅

謂其好名者並誌

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其議以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知之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公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並誌

南京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奉命點軍爲留司所奏出補外職公論棟之未允臺諫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昺乃得改京任徽王奏乞陞鈞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別設典膳皆論止之兩廣都御史秦紘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公極言紘當用乃起爲戶部尚書

公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奉旨黜革公以爲不得

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薦公可入內閣上曰朕用  
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弘治初視學命下公請釋奠用幣爵用三獻分獻官致拜疏  
上許分獻行拜禮公又爭之乃於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  
獻為奠至日分奠鄒國亞聖公並碑

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  
蒲田彭公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  
之慎皆豐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  
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公以毗弘治之治君明  
臣良至今天下之人追思邀咏而不能已儲侍郎壽公九

序

公憂天下之志如范滂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

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今年九十矣猶攷論經史著述為  
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此殆可傳之終古而不朽者  
然則公亦無待于祠也王雲鳳撰祠堂記

皇上一日御經筵公侍講退召問予以大學心有所忿悻一  
章之旨予略述舊聞以對公頗然之因曰今日當講先生  
於此數句各貼一先字謂事未至而心先有所忿悻則忿  
悻之行不得其正不知若無箇事有以激其忿悻彼亦安  
得無端而生忿悻耶即是有所忿悻則忿悻即着於其事  
矣又安得謂之無事而先忿悻耶予意公此說盡精切苟  
非有得於體驗者宜道不到此公且微笑當講先生未必  
有體驗身心之學也

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于書詩嘗言我亦垂老

言行錄卷四  
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于人也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四

公又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終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

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靜覽群書問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並虛齋集

國有正氣曰惟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侃侃王公奮自三原歷事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別邪與正邪正旣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弗傷惟公之誠惟先帝之明帝曰老臣國之耆耆卹典榮名有加于舊公如汲黯遇亂寢謀公如裴度邪佞所仇公雖亡矣神豈云邈上騎箕尾下壯河岳刻碑照後惟昧之覺誌銘

## 岳正

字季方直隸灤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以脩撰入閣



言行錄卷五  
被謫復任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

公長身美鬚鬢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鄉試卒業太學李忠文公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及第授翰林編脩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

李文正公撰傳

英宗復辟改脩撰 上願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召見文華殿 二遙見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灤縣 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

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軌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是非已出故撓之云爾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

覬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王接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  
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十數人邏者唯應捕律朝論避  
之

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  
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參品

職上令撰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爲政自有體

式盜賊責兵部姦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

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

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

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

忽事自覺露意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

旁請究其方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公間爲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爲節制二曰汝

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

會承天門災上下詔責躬實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

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

同知馮廓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

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

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時太監孟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客諭

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上海意及

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年曹石俱以不執敗上

謂內閣李文達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

得放歸幸甚乃命釋爲民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

以劾亨謫戍廣西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

南京有旨勿調公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纂脩先朝實錄  
文達欲薦公爲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僞爲公劾  
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爲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  
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興化府時論譁然  
爲之不平成化己丑入覲因引疾致仕

陳緝熙邢遜之二公相繼爲祭酒有官錢爲公用簿不時注  
忌者因肆爲媒孽皆得罪去彭文憲教勸公請代之公曰  
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當道交絕並傳

公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  
葉文莊公墓誌

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  
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之曰初 上用我

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  
然水東日記

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于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  
正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寫陋容遂隳括其  
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我必當有感如  
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類博稿

## 夏寅

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山東右布政  
使

公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于學擢進

士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群經及百家言讀之久之發  
爲文章淵閎奧密脫去流俗自成一機杼聲稱蔚然由稽  
勲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其政以崇實學黜浮  
華爲本知人善鑒士經其賞拔者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  
白鹿書院脩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江西人至今稱之  
陞浙江叅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  
須夏叅政來乃可公檄至即散還其家丙午進山東右布  
政使敬簡以容愛民節用有屬以興作者不聽曰勞而不  
怨斯可

公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聞朝  
廷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懌終日嘗疏論國家之  
勢任離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竝建其勢宜常合以

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飢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蜀北  
咽喉或暫梗焉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望實者鎮守二邦  
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建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  
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吳中旱飢有司莫以告公校書  
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併獲以濟他所論列  
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  
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者躋之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  
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

並華亭志

公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  
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懼然避席曰  
名言也政監跋

止軒夏先生讀書數行竝下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卷亦畢當晚衙入楫卽一一別言之次早吏胥騰牘以出矣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楊廉撰文集序

# 郭登 忠武公

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正統中以勲衛舍人累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柱國定襄伯卒贈定襄侯

公七歲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作文伯父都督公嘗撫其頂曰麟鳳兒也吾弟爲不死矣彭文憲公撰神道碑

正統七年麓川用師靖遠伯王驥復薦公遂佐王公至雲南諸夷聞官軍至各懷疑畏靖遠以臨安地當要衝分兵命

公鎮之至則檄召諸夷之任事者刻日皆來宣布朝廷威德及所以褒順討逆賞善罰惡之道諸夷感激帖服爭遣人致珍貝以餽公悉却不受

十四年七月虜大舉入寇上親將禦之至萬全前軍覆沒人情洶懼遂進公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及

上北狩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公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公曰天若祚國

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公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吊死問傷親爲裹

倉傳藥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旣而虜奉駕索金帛以萬計公曰紹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

策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啖以顯秩諸人踴躍如約

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退去公大慟曰駕材果  
敗吾事時賊勢愈盛安托他故回京獨公晝夜籌慮練兵  
恤民法令嚴整虜亦漸知公名不敢犯商文毅公撰墓誌  
公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 上班師  
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鼐張益宜從  
紫荆關返鼐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荆公以  
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纔二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  
入而蒙塵矣

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  
幣約賂至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  
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  
擅啓閉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

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无效力及如約以賄徃  
虜笑不應竟擁駕去 並野語

十月虜以和為名進襲京師公欲率所部拜糾集忠義從鴈  
門入接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  
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  
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慮首尾不揀之  
患又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  
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

兵革之後庶事草創上疏極論之其畧曰虜人雖回離邊不  
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  
雖未信情亦可推又曰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  
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

虜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疏奏有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彼知已可守則守者也其涿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爲數處倚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公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公曰我軍已去城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

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拷栳山前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虜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公定襄伯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衆咸謂自有賊以來當爲戰功第一

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復上疏其略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旣無廉耻之心蒞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方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旣退

公欲大興屯田而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乃上疏乞官爲  
設法措置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疋而  
已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並誌

公爲將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  
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人人  
愛之如父母旣代歸有相携泣送至闕者天順改元英  
廟復位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去八月被譖謫居甘肅  
杜門著書不與人接七年憲皇嗣統俾復元爵鎮守甘  
肅大臣薦公文武元勳宜在中朝乃召公還總神機營掌  
中府事尋命提督奮武等十二營遇有兵事多所建明其  
在營中施爲注措一以至公人不敢干以私  
公性至孝太夫人有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

肉食笑語者三年

公初守大同當創殘之餘人心搖撼而能鎮以大義保全孤  
城衛護宗社其功不細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  
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  
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  
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  
賊傳以爲神云並碑

郭定襄守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水東日記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岳蒙  
泉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曰莫道  
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  
州城北胡雲愁玉関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有



聯珠集行于世麓堂詩話

# 陳俊 康懿公

字時英福建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

京吏部尚書

授戶部主事父珪卒解官迎喪海南富士物一無所取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申戌差督天津等衛舊欠秋青草束俊上言採取舊有額已難徵辦况歲增耶漁不可以竭澤朝廷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東蘇松諸郡負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復受委待徵不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監部章奏轉郎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饋餉假以便宜處分時廣中鹽利 鹽商往往越界以規利俊令凡越界鹽每月

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丁母憂乞守制不允師還始奔喪總兵監軍合百金為賻卻之

召為戶部右侍郎俊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邊事動四方奏災傷文移還集咨議旁午尚書楊昂以剛訐自任俊佐之凡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如鈇金然其重之如此並莆陽文獻

辛卯京師饑公奉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上凡糶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飢者獲濟

公為人沉毅簡重淵澄山峙望而知為正人平居篤孝友寡言笑操履端方確乎不拔既仕以清白自持雖位至六卿蕭然不異布衣並王文肅公撰墓誌

言行錄卷  
公自登科筮仕敷歷兩京致位通顯凡政事之大者禮樂銓  
選兵戎錢穀或副或專公無不與奮才奏功蓋四十年矣  
而天下之士不以此稱頌于公究公之心亦不以此自居  
也至於論列今之大臣清脩慎重坐於廟堂不動聲色足  
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知大體者必首及于公焉  
蓋非一人之私言也柴墟集

近代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 馬文升 端肅公

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卒贈太師

初鈞之東南隅望氣者以為有異氣焉公之鄉也公以宣德  
丙午生生而有異質識者遂以其兆歸公公之為童也日  
卧凡兒百十于地下識者又無不曰是異人也圭峯集

公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察使憤鎮守  
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道韓文撰墓誌

固原土夷滿四倡亂邊陲告急特起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俾與都御史項忠總兵官劉玉會兵討之生擒滿四

俘獲男婦二千六百名口斬首七千六百餘級捷聞 憲  
宗皇帝賜勅獎勞陞左副都御史時流賊蜂起漢中李翳  
子潼關火蝎兇滿城王彪各聚眾劫掠殺敵官軍其鋒銳  
甚公悉以計剪除之壬辰虜寇臨華公督兵追至黑水口  
生擒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千顆遂陳時政十五事及禦邊  
三策尋命節制三邊秋九月北虜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  
水川公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  
重擒斬二百餘名顆因改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

乙未召爲兵部右侍郎適遼東有警 上以公諳練戎務俾  
往備之公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  
皆切時宜虜患遂息陞左侍郎食二品祿戊戌建州女直  
復叛巡撫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

夷益懼爲亂 上命公再往時太監汪直恃寵倖功陰主  
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先泣其地招撫黑鎖忒等二百餘  
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深銜之己亥言官劾總兵  
歐信韓斌及鉞激變事情逮繫至鉞厚賂直傾公公一無  
所辯遂謫戍重慶日與蜀士考德問業若未嘗貴顯者直  
敗公寃始雪詔復其官俾致仕甲辰起爲左副都御史巡  
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犯公於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  
奇績東人至今思之 並墓誌

先是公奉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行事  
乖方多被公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  
乃戍裝遠逐除道飾厨供張鮮備賄託僕從見汪叩頭狐  
趨徇媚無所不至惟公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以是鼠輩

多譽鉞而詆公鉞乘間短毀汪還奏公安啓邊釁謂女直  
建州諸虜皆以公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廷遣林  
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報一如汪  
言遂下公錦衣獄公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坐謫戍士  
論惜之塞齋瑣錄

弘治改元召爲左都御史掌院事二月上耕籍田公與行  
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曰新天  
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曠亂宸聰耶即斥去之二御  
史以糾儀下獄公謂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  
時論避之

哈密忠順王先爲土魯番賴檀阿力王虜奪主母金印國人  
驚散後王母故賴檀亦故其子阿黑麻於弘治九年以

金印成也來歸守臣具聞公以爲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  
刺灰三種同居一城種類不齊又有小列禿也力克數種  
強虜時肆侵凌至爲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  
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數十年未得安耳因訪  
求得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  
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  
貢內閣立公謂公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衆議謂哈密  
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并涼四方邊事付  
之何人乃議以兵侍張海督僉縱謙往經略之張縱往脩  
嘉峪關捕乂通阿黑麻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公  
以此虜旣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追勅使往又久不報  
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

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以孤其勢無何  
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公謂此虜  
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因訪肅州撫夷  
指揮楊翁以襲殺牙蘭之策請勅令肅州副總彭清統番  
漢兵襲殺牙蘭牙蘭知之遁去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  
斬六十餘而威聲大振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遂遣使入  
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寧興復哈密記

建州夷當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巧辨不服公徐  
以數語發其姦伏始惶懼請罪遂投竄海南貴州苗叛公  
議遣鎮遠侯顧溥率兵往擊之且授以方畧克五十餘寨  
俘男女數千餘口而還

戊午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公即上疏畧

曰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  
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上所納焉

虜酋火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洒  
宸翰賜以尚膳品具召公至內便殿啓以戰守之策公因  
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搦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埃脩戰  
具虜知有備即時遠遁

轉吏部尚書早朝畢 上入暖閣召公面諭曰明年天下諸  
司朝覲卿務用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  
麼公對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  
圖報稱仍命中官扶公下階及乙丑考察大朝官員汰去  
不職者二千餘員人無異議

正德改元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欲用儒士十人篆刻

番字公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安奎以爲宜聽公  
言不可墮其姦計則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  
家之利瑞慙憤誣公抗拒賴諸大臣力爲之辨其事始白  
會兩廣缺都御史總制軍務被薦者不樂于外乃嗾御史  
劾公公遂求去封章累上前後二十一疏人謂公得大臣  
體

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屢躓屢起其志不爲  
少變在位時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必待公而後定其於無  
名之請非分之求則痛加裁抑略不爲動以是權幸多不  
樂之

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脩髯偉貌望之知爲  
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若

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不可搖奪嘗監  
鄉試者二讀殿試卷者五其所識拔登台輔爲名卿者不  
可勝數遭明時受知列聖豐功偉例照耀簡冊可謂  
社稷臣矣議者謂公忠鯁如汲長孺勲名如郭汾陽相業  
則比韓稚圭范希文殆非過論也

初公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再鳴群鶴  
飛繞其廳事久之乃去翼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  
公于途見公蟒衣玉帶駟從甚盛自北而南若出師狀拜  
而別之吁亦異哉並誌

弘治乙卯吏部缺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公都御史屠滸及  
一二侍郎堪補公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竟歸于滸  
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朝退凭闌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

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錦鞭天上浮雲偏掩靄  
地中陰氣已凝堅云云瀟既得吏部當班于公之上固辭  
居下及當廷試讀卷又恐居公之前即先移病以侍郎吳  
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庵以禮部侍郎陞冢宰即立胡  
宗伯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瀟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  
不當讓班何違制紊序若是執蹇齋瑣綴

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東夷記  
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公闡皇圖  
大一統之規模文武兼備安攘胥得舉出公之遠猷匪直  
德望才業若茲而學問文章可考而見之焉

公醇正忠直當代偉人遇時大行敷文飭武勳烈茂著中涉  
傾險嶷然如山晚際孝廟倚毗允隆公負碩德峻望感

格啓沃挺然以重者自任作率慶士雲會一時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故十八年間盛美之治效爛然可覩也自公之  
得謝也不踰年而人政一變升降之機其繫矣乎

並馬公三記序

# 高明

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右僉都御史  
公未冠時嘗割股愈母疾以孝聞李文正公撰傳  
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條多著為令巡河南宣滯理枉  
罷去不職吏六十餘人江西通志

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死  
聲益振午刻忽臺囚五十餘人劫獄走衆相顧駭愕公馳

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使號諸塗得卒百餘襲捕之庚辰  
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爲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上  
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公深素重公從  
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爲罪上  
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爲山東按察使 ！謂  
李文達公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未  
幾遷大理寺丞

御史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事下獄死屍久不獲公究得之率  
諸同年買棺治歛屬鍾子啓歸葬焉

憲宗踐祚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爲災公極  
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象又請塞納馬納  
粟諸倖遂薦卽中何宜等可用朝論譴之

揚州監寇作守兵大利物公督捕公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  
江西北躬督卒伍擒滅九百餘人又竝江高山置邏堡爲  
久計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儀真衛指揮卒闕不可解公  
撫卒令勿譁籍鹽入官乃舉劾如法覈南京諸曹不識者  
三十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戶部及諸巡撫  
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

上抗盜起勅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俘四百餘人誅首惡四  
十餘悉輕坐海濱民矯令募亡命爲不軌公慮與大獄止  
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析上抗溪南里置永定縣衆多其功  
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骨納勅符以去並傳

公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蚤閒亭逍遙其中起捕闖賊  
賦承詔出早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



之句將卒題絕句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  
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句云平生  
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

王池談屑

高公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  
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  
以此昔孔幾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  
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徇  
物而退不為矯情者蓋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矧其  
才卓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  
揆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傳論

# 王信

字君實陝西南鄭人正統中襲寬河衛千戶累功陞都  
督同知

公父忠征迤北歿于戰陣母岳氏生公甫半歲持節育于成  
俱以公奏請旌為忠節尹直撰神道碑

正統己巳虜犯京師公拒戰于西直門外以功擢永清右衛  
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辛  
巳曹賊犯關公戰于東市遷指揮使被簡充文華殿侍衛  
成化初用王忠肅公薦鎮通州改守倒馬關脩治城堡虜  
不敢近李文正公撰墓誌

公守荆襄丙戌春石和尚劉千斤僭逆荆襄震驚公度房陵

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  
衆突至圍攻之主師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  
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  
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陞都指揮同知神道碑  
公鎮臨清兼管倉糧凡公私利病止盜安民及河道開壩廢  
墜等事悉以區處公晝夜巡行不憚寒暑大姦肆惡立加  
誅戮決獄明慎請託不行廉仁錄

公鎮湖廣榜示禁條刻易舊弊詔詢軍民機務公條陳八事  
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才  
慎守備又上疏以本鎮地方連遭水患禾稼漂沒鄭陽新  
築城垣衝塌過半軍民有愁歎之聲倉廩無儲蓄之備將  
來之患可不預防因言一慎專任以利民情二實倉儲以

備兵荒三修兵衛以圖無患四禁科罰以省財用朝廷嘉  
納悉見施行神道碑

永順保靖二長官夷世相仇公諭以威惠尋自解不爲亂靖  
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滅之公巡邊面諭竟不煩  
兵而下詔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  
苦壓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屬後顧  
敢反耶因請爲公舉肩輿以示敬墓誌

辛丑公上疏謂湖廣苗夷雖曰腹中之害實無能爲但我軍  
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爲今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  
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通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  
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死及無辜正恐致傷和氣城池  
器械武備之急務當脩葺完固整飭犀利以防有警內地

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餼糧已空機杼  
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惠守令  
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  
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  
公以格物庶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  
於所司

所部都指揮劉斌張金智勇過人公薦之於朝且云英俊之  
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屈加延訪則  
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

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公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  
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及任抗章  
乞休不允公益思奮厲運河公私勢要奪水病儲一裁以

決不少假借卽府舊有湖前官漁利其中公即開通以泊  
運舟疏放蓄洩日夜運謀多忤於人未有怨者

公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駟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  
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  
也諸子稍有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  
者皆爲子弟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並碑

公平居默坐展玩經史敝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昏喪傾心  
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筭無華麗之衣廐無肥良之  
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所好

曹御史璘稱公脊梁鐵硬心腸木枯

東山劉忠宣公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  
人那討得來

提學沈副使鍾稱公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謙厚如祭遵嗜  
學如杜預處事鑿鑿乎是非利害如趙充國實不愧乎古  
之名將並廉仁錄

## 秦紘 襄毅公

字 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保戶部尚  
書

公初為南道御史侃侃奉職綽有風裁後以事忤軒公輒疏  
公不職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知其賢薦知雄縣歷嘉穎  
二州俱有惠政事畧

成化中為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買賣吏民畏愛後總  
制三邊有績雍大記

公巡撫陝西恃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  
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臺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  
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  
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  
撫河南既抵任巨蠶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  
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  
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  
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  
汪汪扣首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而不法公具列其狀劾  
之逮下刑部徹追贓巨萬褫其爵景挾戚畹于內降冀減  
其贓且擬他事誣公以圖報復公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

文章論救三原王端毅公時在吏部亦極言公當大用乃起爲戶部尚書

公爲都御史風采益峻御史姜紘輩不職公劾之皆貶謫去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

公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徒所召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並事畧

威望剛正爲時名臣陳鳳梧鄉賢錄贊

近代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 丘濬 文莊公

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

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何文肅公撰墓誌

脩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從實書之

時經生文士爲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  
禮部會試凡惟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誅不恤也及爲祭酒  
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德者過爲  
詭異之行以徼名公因會試發策言之其在太學論者謂  
師道尊嚴無愧李忠文公綜理微密則忠文不及嘗謂朱  
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爲考諸儒所言  
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于傳註  
語錄學者倖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爲二十篇倣魯論  
語作學的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  
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  
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  
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

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上之 上覽之甚喜  
公在位務以寬大啓 上心以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  
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  
弊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  
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  
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  
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  
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敕凡歷官未及  
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蓋  
用公之言也

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余襄公崔清獻公有聲于  
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其見于功業者  
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  
於其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並誌

公類悟絕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爲己之學見于朱  
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  
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端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  
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乃不得預名臣之列議者  
惟以與三原王公晚年相軋爲媿疾計開始于內宴坐列  
丘以內閣王以冢宰各執已意致隙適御醫劉文恭援例  
求進事下吏部議格因噉王公疏摺擬其短以丘密授風  
旨王亦尋致仕去而言者譁然指摘其悼亡長思錄戲劇

五倫記此直陶靖節之閒情賦寓情文墨耳宋洛蜀黨禍  
亦自譏諢之一言夫以東坡固失矣伊川豈盡爲得乎則  
二公是非判然矣理學名臣錄

先生之學博極群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先生  
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錘  
且取其所著書于大內用以廣益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  
之道尊爲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  
書雖庸人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  
亦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如今日  
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爲虛生也已蔡清祭文

程敏政序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  
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

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  
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于堯舜三  
代之上流聲實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  
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泰和羅璟跋公世史正綱曰先生博通萬卷著書滿家其大  
者大學衍義補皆治國平天下事蒐羅今古斟酌可行總  
數十萬言上之朝廷聖天子嘉納獎賚有加仍命福建刊  
行又有世史正綱始秦終元千數百年之事皆正色書之  
為天下後世之正論亦數萬言所以明君臣之分父子之  
親男女之別至于華夷之内外猶切切焉然此論之正人  
皆有之特以怵于大勢利而忘之怛于小不忍而忘之稔  
習于聞見之末浸久而忘之今此書一出直而不姦學者

得而讀之幼以涵養此心壯以振作此氣知正論不可一  
日無正氣不可一時餒凡有所言有所行一正氣所發則  
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不由于此耶挽正氣于筆端扶綱常于萬古若先生  
其人豪也哉

## 何喬新 文肅公

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申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卒

贈太子少傅

公少穎異年十一二通鑑道無遺病陳子桎續長編書法卒  
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  
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談書遼金矢內夏外夷之辨為局



殿撰中規所奇而沈晦周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賢為  
準其學以窮理為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脩身而措之家  
國天下為期自公之隙目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  
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林俊撰神道碑  
公髫髻時已有出群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問辨出人意料  
嘗以宋書趙普事質于少宰公曰觀其沮立德昭陷於逢  
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顧宜書其爵乎若包孝肅公亦名  
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如公論何又嘗從容問曰吳臨川  
以宋舉人而仕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  
大異之周畏庵集

公孤介嚴冷法執是確不可移積忤袁錦衣伺之無其隙大  
奏讞大制作皆出其手在閩奏減銀礦課額蠲半折以

病于民而寘其稔惡土豪尤者交番薛者于嶽在河南黜  
貪橫有強援守者一人令者二人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  
溺諸河甲之子訟乙毆死誣服公讞之曰肆櫛比民居毆  
必有聞去河遠負亦必有以見驗果拾甲沙泥乙得辨開  
封丘郡竟歲飢故事賑至秋公令連賑麥實乃已前後安  
輯南陽賸荆襄一再賑山西全活不可勝計南陽招回復  
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九北虜犯邊設伏灰溝橋斬獲  
甚眾又犯邊殺邊將圻輔震驚紫荆居庸尤急公往經畧  
練兵立險為必搗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謀  
宣撫遂謀奪宣慰誣有反狀公往訊具得其奸奏誅其黨  
數人革官削印而遷友保寧其他疏還留守奪民蘆州革  
官校私駕帖禁京師胡服胡語錄罪囚第徭役行賤糴經

言行錄四卷 五  
猷注措皆翊正國是贊畫太平之大端墓誌

刑部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摺檄報復故多憚難為惟公任其司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輒從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袁彬囑公右百戶公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銜之嗾刺事旗校百方摺撻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公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閩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日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公嘗

薦閩職贖以犀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為壽并獻文梓可為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此其所以為廉蓋性然也並饗齋瑣綴

公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 吐琰錄

國朝父子尚書何為盛識者擬之范文正忠宣可謂世澤之綿弘治初與王端毅三數公稱大老可謂人望之重嘗兩得疾 敬皇帝命醫診視遣中官賜酒米蔬穀可謂眷遇之深雖祿世三品已即貧而義利界珍截不可犯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為知己而聲色澹然

神道碑

公性剛介寡與筮仕即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

言行錄四卷  
公罰守其誓終身不渝掌刑曹屬吏畏其嚴明拒絕請託或  
脅以禍福皆不顧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榷英宋元史臆  
見椒丘集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  
有言信道之篤既無媿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  
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數然亦稱其情云

江西通志

# 耿裕 文恪公

字好問河南廬氏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

清惠公之廉德重望雖登華陟要不媿為儒播在天下著之  
國史今青厓公為史官為祭酒為禮部世守清白為儒流

冠冕公之澤其益昌平李文正公書家截公牘後

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旨不如王翱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  
夷無物不如耿裕御史汪宣奏疏

嗚呼我公衣冠之裔河洛之英文儒之粹邦國之楨有開厥  
先肇自鉅鹿韞德炳文奕世以續惟清惠公蹇蹇名臣懿  
行峻功委社後人山川秘靈載萃于耿篤生我公風骨秀  
整沉漫書史務探本原弱齡飛騫甲科諫垣乃遷禁林掌  
國之史文詞醇深維古是擬乃長國學掣化之樞模範端  
良維衆所趨乃遷少宰乃改宗伯未秉國鈞彼為我阨孰  
堪留鑰輟公而南民恬卒嬉維公具瞻戊申之冬天子  
求舊詔趣公來在朕左右公踐舊列直哉惟清媚于神人  
上下以寧容與有年仍躋上宰公辭不居帝曰無改公

曰帝德何以報之臣維盡瘁以死繼之孰幽孰明爰黜爰陟孰材短長爰繩爰尺凡是用舍奚愛與憎惟理之若帝命是承番番在廷羽儀多士官保載加寵眷彌至胡不眉壽遽此弗祥俯仰晨夕而公殞亡百僚嗟傷當宁震悼天不憖遺奪我元老維公群行綽有古風江夏之博山公之公涑水之儉安陽之忠魚是衆美繇初迄終峻級崇階人曰已貴緬懷良臣公以爲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不如古人公以爲媿才難之歎在古則然猗今之世敢謂無賢考公平生麗美往昔閱茲百年胡可多得惟明天子憫卹尤勤贈官加賻以勵具臣節惠易名曰文與恪質諸幽明公可無怍凡我同朝與公後先漸濡德義各亦有年爰酌一觴以寓哀懷公平不亡歆此報酬儲懽撰祭文

鄧廷瓚

襄敏公

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申戌進士仕至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授淳安知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

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

獨知公薦知梧州疏上會丁母憂不果吳文定公撰碑

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僚雜聚碎

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

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解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

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

蔚如中州

巡撫貴州適里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敕公往視魚提  
督軍務公初至遣人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  
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  
生擒貳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寇旣蕩平公上奏都勻  
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  
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  
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剷除非大更  
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  
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  
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

兩廣自戎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  
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掌院事數月

復輟之徃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思以安靜爲治屬吏  
有賢勞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  
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群蠻以劫掠爲  
常徃徃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  
宜宜以江西一省全副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  
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于郴州爲  
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  
守禦仍宜給以隙地屯種以爲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  
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鑑大桂諸  
種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飢竊發其勢尤熾未  
幾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  
亦無事

公自爲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  
並神道碑

## 楊瑄

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浙江按察使天順初英廟復辟公時爲御史印馬于圻內民群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于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譖暨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公與某

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天意先入譖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楊文懿公撰墓誌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霸衢所之裡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而海鹽縣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

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

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  
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  
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  
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爲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訟明敏無  
留獄禁官署毋蚕桑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隳風  
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察案往問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濬西  
湖之利無片言及私

余讀狀至天順間二凶事爲之慟哭流涕而不能已豈獨爲  
公悲也哉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  
忠效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凶於是時亦受恩不貲貴  
富極矣而忠勞蔑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

卜非 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景帝魚肉  
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爲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  
二凶是舉豈直邀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圖改玉之兆也  
於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公露章顯斥濱死而不  
易辭可謂忠謹之臣矣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  
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董猶之辨而已  
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貴富延及于  
來胤未已公非以忠謹著則雖他有表見豈能若是之焯  
焯後世決不可泯哉是亦足以爲萬世人臣之至戒至勸  
矣 並墓誌

公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七月源因逆  
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

天權星不明因勸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  
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  
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  
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  
日穿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  
為下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  
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  
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  
面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  
肅州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蘆荻覆尸葬之

金川雜記

## 張寧

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汀州知府

公幼穎敏絕人七歲題畫龍有莫點金精恐飛去之句人已

識其不凡徐泰撰家傳

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擬置第一不遂批其卷進對大  
廷白當出一頭地廷對舉筆數千言觀者走相報稱學識  
不易得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得非張寧耶少保于謙嘆  
曰是之謂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者夏時正撰墓誌

授禮科給事中謇諤自將遇事即言宛平縣以買辦繁重奏  
乞踏勘大興宛平舖戶均平坐派公奏法出弊生踏勘莫  
若節省以甦貧困



丙子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中歸咎考  
官公奏元宰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  
乞令罷歸聞者竦然

英皇復位方勵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恭默思道用祈消  
弭公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秕政苛法所當改革芟難  
者悉奏舉行其有不盡不實許言官劾奏 皇上尤當專  
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  
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留意優詔允答

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逞恃迎駕之功竊弄張甚事闕禮科  
舉奏無避聲焰滅戢 上以是知公稱公不可多得

朝鮮國雙殺毛憐衛卽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徃問罪而難其  
人忽內降差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徃旣行得遼東奏兩夷

讐殺勅諭急差追留取便進止時次遼東公拜教言君仁  
臣忠敢自便乎即與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陣直前旣至道  
揚威德陳譬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朝  
廷有人識者謂公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知言也  
憲皇嗣位公首勸經進進講大學衍義部院缺尚書等官言  
宜取巡撫都御史王竑李秉回京從宜任用奏定增添天  
下鄉試舉人名額並俞允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  
聖公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  
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  
議罷之

太監曹苞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諸公咸勸公行  
卒不徃他日以事會與曹語頗洽公語一不及前事曹始

大不悅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尚書姚夔欽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公奏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謫邊方公會六科申抔大忤李姚二公會兵部保公與翰林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輿論方直之乃得旨各陞知府侍郎尹旻舉宋人送唐介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再誦贈公

並誌

公至汀先教化後刑罰訪諸厲民弊改革之屬學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費不及民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民方安之而

疾作矣在任幾一年歸時年甫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敷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端毅公道郡城特造公敦勸之卒不起聞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藩臬士夫東西行者未嘗不造謁得一接見為幸望隆朝端名震海外德惠被于郡邑行義孚于鄉鄰高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豈非一代之偉人也哉家傳

公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公文以南人忌之抑置二甲旋拜禮科給事歷都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公論事公從容論奏多所裨益 英廟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公會晏駕不果成化初王公竝復入朝首薦公自助大學士李公賢嘗以公見劾

遂假歷練之說出公知汀州公素有經濟景泰天順間為  
諫官第一姚謨撰名宦傳

石谷吳伯通序公文集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時跡頗與  
宣公類皆可慨也其文集與奏議可並傳無疑

近代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彭韶 惠安公

字鳳儀福建浦田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卒  
贈太子太保

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改廣東司署員外即有張岐者自外臺  
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公以其人非才力論其不可而  
願朝廷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伸公論疏入詔獄都給事  
中毛弘言公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本司郎  
中

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衛官往勘  
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

言行錄卷五  
一  
匪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然  
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汗  
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汗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  
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  
可以民田給費戚重傷國本耶復詔獄科道交章言公無  
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  
導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却其奏並宋端儀撰行狀  
星變公上疏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以爲陛下嗣位之初廢立  
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  
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廢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化成之  
初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

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和  
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  
從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化成之初天下貢獻悉  
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  
異以克進貢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古人遇  
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  
有未終者化成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  
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  
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  
米歲給之力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  
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陛  
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蒲陽文獻

陸四川按察副使所至平寬滯黜奸嘉敦風俗恤民隱廉而不激明而不苛蜀人畏而懷之至今數賢廉訪必首稱焉開邑劉某與其族爭里役陰嗾安岳扈氏焚滅其家男女二十有一人死府久不決公訊而服定遠曾某乘其從兄避盜掠家財以去比覺聚群小夜磴之盡其家一十有二人死陽訴于公公訊又服活祠多見焚毀司有五顯廟碎其像易以趙清獻公神主寅采相觀濁風爲之一變

林俊撰神道碑

陸廣東左布政使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公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及大也監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造

辦貢獻之需公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于昔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顧將眷所奏餘戶暫與一半以後逐年停罷詔減其半太監梁芳第錦衣衛千戶某在鄉國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公復上疏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使濱行之日廣之公老涕泣河下如去慈親有追送數百里之外者

陳公甫以學行有聲于時公薦于朝曰國以仁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叨厚祿顧於獻章醇儒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惟善之寶

召爲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時政以弭天

變議糧運以便軍民並行狀

孝廟初臣僚交薦王端毅公及公數老人望當顯用端毅起  
為吏部尚書公為刑部侍郎奉詔巡視浙西劾罷守臣一  
人尋兼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釐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  
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  
額事竣還朝倣鄭俠流民圖圖竈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  
左侍郎與端毅狂凝重靜人不敢干以私神道碑

庚戌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公言  
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後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曰  
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公於正近侍其畧曰內臣出  
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  
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倣虛名實支遮掩外觀

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乞而後下於該部該部  
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宥有  
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  
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葬銀  
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  
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  
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綱獨斷夔良  
善而親忠賢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必由  
已出終篇又言朝廷一日萬幾安能勞心周溥頤陛下執  
其要焉然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  
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  
工程囚犯之類許先開具事由奏乞聖駕定日出御左順

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內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與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  
上嘉之

陞刑部尚書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貨鉅萬事聞屬吏公抵景于法奏褫其爵景挾戚晚于內降欲以破公議之是非用擠秦于危地公執奏不易朝廷不以公爲然復下大臣廷議竟如公言其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公復疏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

阿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十木及一乃持蒙恩盡行蠲宥海內聞知貪饜之徒窺此舉措一旦釋之其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籍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右有不樂公所爲者摘公官屬細故怵公公不爲動會亢旱求言公復陳時政得失二事乞速斷荆庾人  
之事正內官王葫苗通高永之刑陳軍民利病二事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酌量優免陵戶差役皆時所難言者

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者爲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立

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頽風進脩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  
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邨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  
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減宿咎哉並行狀

林俊褒異舊臣疏畧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為刑部屬官  
竝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又  
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  
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事節槩皆厲心焉韶沒有贈有謚  
仰悉我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學經緯道適中  
和危言峻行廉聞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  
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謚  
為文彭韶宜無所靳况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彭韶實  
足竝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謚文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

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媿古人沒而易名  
宜亦近之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  
其人不足服中外之心為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行士論  
稱快

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王茲秉節剛勁可寢大  
姦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  
鄒智薦疏

公巡撫一居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悌凡歷四省兩  
直隸人愛若親父母巡歷願先入為快留則樂去則憂別  
則走送泣下惟不利于貂璫及為眉山宜興二柄要不樂  
宜興至死猶追憾

皇明撫運世有文武元貞氣完岳降申甫烈烈惠安遇我



英宗又我 憲宗又我 孝宗純誠允亮忠蓋始終邃學  
壯猶茂揚中外人有鳳麟國有著蔡弘治大老端毅椒丘  
公參其間千一其流基有唐虞翊有堯舜爰及都俞 天  
子之聖 帝念遺德曰予易名曰予贈祭曰予經營言則  
康懿言則惠安兩峯我我萬目之觀神道碑銘

## 周經

## 文端公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卒贈太保

公爲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每起立拱  
聽內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  
禮

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蒞事必傳經義若郊西城  
貢獅毀黃村尼寺爲先朝盛德事皆公與左侍郎倪文毅  
公贊成之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改吏左侍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參議  
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論之靈壽獻大明  
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弗得公會諸司具奏事遂  
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  
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跡跡  
爲此草者以問尚書耿公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  
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公言  
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

言行錄卷五  
十一  
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莢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為織費公又言閔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

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寺公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

給事中魯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

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清寧宮災方議脩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顧後為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邊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印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

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  
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  
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庄者 上因公  
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歛  
不得肆

公少受學于吳布政繹思吳既謝事歲至衣一襲銀十兩終  
其身蔡知府霖卒申御史論罷官皆貧甚竝致優卹久不  
厭其敦尚義氣類如此自為小官已志世用日侍莊懿公  
習聞天下事又置清散兩薦為內閣不果入其為尚書簡  
任屬吏親為裁決剴繁應變畧無稽滯而秉正執法不為  
權勢所撓尤人所甚難者竝神道碑

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徊翔翰苑春坊者幾三十年史局

編摩貢闈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清宮公為講官尤多啓  
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一旦朝廷昇以政務凡禮  
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任  
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有古大臣風 吳文定公序

## 張悅 莊簡公

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  
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少而凝靜十八從進士陳文璧游篤學力行已為鄉里所  
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囁其  
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  
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偽言以市恩

言行錄卷五  
九  
聞者歎服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  
誰信我請託覲覲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  
所獎拔或出新進往往取魁甲爲聞人衆神其明而莫測  
其所爲用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朝覲時中官尚銘在  
東廠任事衆群趨其門公獨不往銘銜之伺察無所得未  
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華亭縣志  
爲工部侍郎 孝廟嗣登大寶在朝大臣相率上疏求去位  
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邪弘  
治元年遷禮部再遷吏部癸丑大旱公陳遵舊章卹小民  
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條并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  
曹時中撰墓誌  
在吏部尤爲尚書王恕所倚信凡有言無弗從嘗兩攝選衆

議翕然稱允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加敬  
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延公賓上坐子弟間更召  
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爲時所重如此平居謹畏小  
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  
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歎爲皆公無私  
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  
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  
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悞者  
尚書王公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公直  
視不答其人懼而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  
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縣志

公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

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助薄俗所尚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搃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年譜

## 黃孔昭

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

公年十四遭父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毀骨立既長執交建寧守賀滋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不果公嘆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薦舉耶慨然誓取

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

為文選即中公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鄉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及帛來餽亦卻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貧

如未仕時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公  
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  
一鶚既歿念其子孱弱爲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  
奉詔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  
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爲得人  
並吳文定公撰傳

吏部侍郎再缺諸大臣以公名偕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雖  
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  
公體貌嚴重不躁語戲笑沉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  
女弟貧善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爲師歲出束修爲  
之助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苟製所著有定軒集

並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  
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一節  
不少變尚書張悅又稱其學純有要志繁有爲公正無私  
追配前哲剛直無詘邁出等夷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  
石不逐物以移

## 張元禎

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  
公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  
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歎驚曰異哉斯童他  
日必爲國家偉器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原曰講

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  
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  
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忠義恬退當今鮮倫  
又有學際天人之許

弘治初召同修 憲宗實錄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  
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  
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陞翰林  
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聽之  
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  
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  
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又掌內閣誥勅上疏勸  
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

孝宗忻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且將大用竟不果 王鏊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  
躬歛憾之終身遇二弟有恩嘗建一注歲置租二百石以  
濟族鄙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爲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  
涉尤好探經傳贖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對門  
戶而公岸然不爲下作易詩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  
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晚稿爲詩文始務奇崛  
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爲人所重莫爲軒輊  
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宦途益寬厚雖後  
進寒士亦與抗禮顧或爲貶抑要其中容有所見賢者之  
不可測者固如此天每艱於生才才者未必用有如公者

言行錄卷之六  
公事公田公家公  
豈易得哉豈易得哉李東陽撰墓誌

公癯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能面折之  
爲文務奇崛每作不經人道語晚乃削異爲同黜奇爲平  
淡造詣蓋益深矣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彛正陳檢  
討公甫皆以道學稱于時公入翰林未幾即歸卧林下不  
起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立華要駸駸大  
用或者始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  
之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尼之深耶其亦命也  
已矣然公之名在天下固不得而掩也神道碑

公三入朝皆以召命彼何人斯謂公躁競昔公卧家薦藁盈  
車未覩光霽徒切嘆嗟今公居朝讒口囂囂良心未喪亦  
或昭昭公豈昔異實妨賢路欲尸公所匪公是惡公歿將

期清議愈明讒者絕口惜者吞聲古亦有言蓋棺論定磨  
礱渾璞益見光瑩費宏撰祭文

楊廉序公文集曰先生身軀弗長類裴度日如懸珠類東方  
朔細瘦類李賀神氣安定如山岳音吐朗徹如鐘磬又曰  
先生名重華夷聰明過于一世造詣高于一時其出言吐  
語固夏絕于天下之人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  
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昔胡邦衡以詩人稱朱子廉  
恐讀斯集者或不免于詞章視之故於簡末僭丁寧焉





